

有没有魂穿恶毒女配最后顺利 拿下男主的甜文？

【全文已完结，请放心食用】

自从我穿来后，就一直食欲不振。

我竟然穿成了下场凄惨，被男主一剑钉死在诛仙柱的恶毒女配——紫菱？！

我哭了



好想自行了断.....

可我不敢，我怕死

所以我就算不择手段也要留下自己，呸！留下紫菱这蛇蝎妇人的狗命。

1.

一双修长的手摸上我的脖颈，此刻掐着我的喉咙。

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男主元慎。

不同于以往男主角的善良与正义，元慎腹黑又邪恶，还很变态。

呐！现在他就想掐死我。

本来是邪恶又血腥的一件事，在骨节分明的手的衬托下，硬是染上一丝意味不明的淫欲。

他眯了眯那双好看的丹凤眼：「胆敢给我下药，你找死？」

我浑身抖成骰子，冷汗顺着脸侧留下。

该说什么，难道直接说我想上他？不对！药是紫菱下的，关我毛事？

镇定了片刻，我仰头盯着他清俊的脸，十分认真，「下药的是曾经的我，她确实该死！」

话锋一转，「现在的我只想为您赴汤蹈火，做您身边最忠实的狗！」

他愣了愣，似是没反应过来。

片刻后，目光触及我那张满是狗腿的笑脸，眼里的杀机竟稍稍褪去。

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嘴角勾起一个玩味的弧度，「呵！」声音低沉悦耳。

突然，放在脖颈上的手一路向下，来到了我的腰间，流连往返。

他摸我！！

我一度以为他想对我做些什么

不过待他利落的从我身上抽出一方手帕，矜贵的擦了擦手，再扔给我时

我才知道，我想多了。

面上不禁有些热，淦！我本人并不花痴，奈何这货颜值逆天。

不留鼻血是我最后的倔强！

2.

元慎又回到他的塌上，单手撑着额头，衣襟半敞，狂狷又邪魅，声音动听的像山间潺潺的泉水，冷笑道。

「你倒是个有骨气的！」

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内涵谁。

半晌又见他挑了挑眉，俯视我道，「既如此，便拿出让我信服你的理由！」

元慎生性多疑，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人，这点我比谁都清楚。

果然，我猜的一点不错。

只见他顿了顿，薄唇微张，冷漠道：「否则，抽筋扒皮，放血刀剐。」

我特热妈惹法克！你那三十多度的嘴唇子怎么能吐出这么冰冷的话？！？

好几次忍不住想冲上去，撂倒他顺便送进局子里吃牢饭，让警察叔叔教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幸亏我忍住了，不然死的就是我



我知道他的软肋，这也意味着我手中有了筹码。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他甘愿让步，伏低做小的恐怕也只有女主慕芊羽了。

所以，是时候亮绝招了！

我跪立在元慎塌前，双手捧着一个绣着白兔的香囊，目不斜视的呈给元慎。

迅速的飞瞥一眼元慎的神色。

果然瞧见他面上凝滞了片刻，连着眸子也黯了黯，有些发红。

他长长的睫毛下垂，不动声色的敛去眼底的汹涌，而后语气阴鸷且冰冷：「这香囊你从哪里得来的？」

那我能告诉他是我抢的吗？不能！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直击要害，「小人能帮助魔尊得到慕芊羽，包括她的心！」

空气中一片寂静，只有二人轻微的呼吸声交织。

他动心了！

妈的，我终于安全了！

3.

自那日后，我开始绞尽脑汁回忆剧情，总算记起来了。

三月初三，望仙镇魔物肆虐。玉清门派一众弟子，奉师命下山除妖。

女主慕芊羽也在列。

届时待众人遇险，只需让大魔王元慎提前出场，顺理成章救下慕芊羽。

.....二人互生情愫.....



好家伙，我已经开始兴奋了

两手撸起裙摆，一路小跑进魔煞殿，近乎漂移到元慎跟前。

元慎正持着那枚香囊若有所思。

我仰着头，带着激动的目光，「魔尊，接下来，还请您移驾望仙镇。」

思绪被打断，他眉头微蹙，不耐烦的看了我一眼，算是答应了。

-望仙镇-

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密密麻麻爬满了黑色蜘蛛，乌压压的一大片，整个望仙镇上都笼罩着一层黑色。

一路上横尸遍野，到处都是被撕裂的躯体，残留的内脏，喷洒的血迹。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这蜘蛛，乃是妖物血腐蛛！」我紧挨着元慎站着，瞪大双眼扫射着四周，「闻蛛色变」大概说的就是我！

黄豆般大小的蜘蛛在吸食道路旁尸体的血液后迅速膨胀，毫无由来的长出一张血盆大口，裸露的獠牙上浸满了毒液，粘液拉着丝，掉在地上。

「长的真丑！」元慎站在我身前，淡定的看着前方的混乱，冷不丁吐出一句话。

长的是丑，不过没你的心丑！我在心里默默接着话茬。

元慎依旧站着，浑身透露着抗拒。

见他良久未有动作，我立刻贴心的提醒道：「魔尊大人，再晚慕姑娘可就要香消玉损了！」

此话一出，元慎身形当即僵了僵，再抬眸时，眼里是难得的认真。

他语气里夹杂着戾气，「带路！」

哈～我内心得意一笑，慕芊羽这三个字真好使！

4.

「师妹小心！」白衣男子一边抽出佩剑砍杀周身的血腐蛛，一边冲前方的慕芊羽大喊。

慕芊羽闻声回首，在她身后不到三步，赫然是一人高的血腐蛛，此刻正张着血盆大口，掀起獠牙欲图把她撕咬成碎肉。

血腐蛛原地一个纵越，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袭向她。

快到她甚至来不及拔剑。

仿佛提前预料到下场一般，慕芊羽近乎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待我和元慎来时，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场景。

元慎看到他的白月光快要进了那血腐蛛的口中，二话不说，立马出手。

眼尾染红，青筋暴起，周身掀起巨大的狂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股力量震开了几丈开外。

他抬手，运用灵力，隔空困住那个差点杀了慕芊羽的血腐蛛，慢慢收紧。

他嗓音低哑：「杀谁不好呢？你不该动她！」

话音未落，碰的一声，血腐蛛被碾碎，化作地上一摊令人腥臭作呕的血水。

其他血腐蛛见状，一改先前疯狂杀人的样子，纷纷惊恐的逃窜，然而却无一幸免，一个接一个的「砰砰砰」炸成一摊血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

看到这一幕，我惊的合不拢嘴。

元慎一步步迈向慕芊羽，直到站在她面前。

看了片刻，揽过少女的腰，横抱起来，视若无睹的走进了最近的一间客舍。

少女靠在他的怀里，脸微微发红，不知所措的撇过头去。

我伏在地上，擦了擦刚才嘴角被震出的血迹。

我帮你撩女人，你给我整到吐血？！



不过这也让我意识到，一定得抱紧大腿。毕竟这厮实力简直强悍的可怕！

万一哪天他想杀了我给慕芊羽助助兴，我怕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你说气人不？



入夜，我呼出一口浊气，擦了擦鬓角的汗珠，从慕芊羽的房间走出来。

元慎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愣是不愿意给女主疗伤，反而使唤我过来。

我清楚的看到，慕芊羽的脸霎时变了，小脸苍白。

明明人家早已芳心暗许，偏偏他关键时刻不给面子。搞得我特么怀疑之前那个白日里抱慕芊羽的不是他了！

也难怪这本书长达 1000 多章，看来都是磨叽的，就连我也只看到了第 500 章，也就是原身紫菱被一剑钉死的那一章。

我无奈的摇了摇头，拖着疲倦的身躯穿过走廊，直奔卧房。精神紧绷了一整天，我需要放松！

刚准备拐过廊角，径直撞上一个人。

来人的胸膛硬邦邦的，磕的我鼻端发酸，脑瓜子嗡嗡的，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

抬头一瞧，不是元慎又是谁？

无缘无故穿书，遇上个杀人狂，小命危在旦夕，还要给人当狗，我...！



堆积的委屈在这一刻爆发，我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冲他吼了一句，「傻*%*&%，矗在这干啥你要！」

他的脸可见的黑了几分

「你说什么？」

不过还没等他还没做什么，我的泪水就哗啦啦的淌下来，一边抽噎一边扯着他的袖子道歉。

「我，嗝！...我...错了！」

我，祖国的花朵，社会的好苗苗，再次为了生存向这变态低下了头！

祖国母亲，您可知，我这朵花正在遭受非人的待遇！



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只隐约的看到元慎脸上一副吃屎的表情，然后拂袖而去。

待他走后我才发现，我手上有鼻涕，且恰好有擦到了他的衣袂上。

啧啧，这人洁癖是有多大啊？

5.

翌日，我盯着铜镜里的少女犯了愁。

一张鹅蛋脸，两个弯弯柳月眉，明眸皓齿，放在哪都是一张漂亮清秀的脸蛋。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个水鬼，一双桃花眼哭的又肿又红，脸上纵横交错着干枯的泪痕，三千秀发揉作一团。

我洗了把脸，看上去这才好了些。

对着镜子僵硬的笑笑



「不好了！慕师姐中毒了！」不只是谁嚎了一嗓子，打断了我的思绪。

等等！待我反应过来，立马冲了出去。

还没迈进门，元慎就走了出来。

我当即张开双手拦住他的去路「你要去哪？」

他漠然，吐出一个字「滚！」

僵持大概了不到一秒钟，我认怂的退到了一边。

你可能不知道，当时我害怕极了！



然而我也并非没有脑子，就在刚刚，我在他身上下了追踪咒。

我预判了他的预判！

他的预判！

预判！



这让我有些得意。

烈男怕缠女！我相信只要我一直粘着他，纵然是一只狗，也得有感情了！

那时他定不忍杀我！

6.

「这位少侠，敢问你家师姐中的是何毒？」我看着床上嘴唇发黑的慕芊羽，冲一旁的白衣弟子问道。

「紫姑娘，我师姐她，她中的便是昨日那血腐蛛的阴毒！」白衣少年似乎有些难以开口「您那位去找解药了！」

？？！什么叫我那位？

「哦，你说的是跟我同行的吧！他是我哥！」

话落，怕他再误会，又补充一句「亲的！」

白衣少年闻言突然羞涩起来，挠了挠头「哦...」

少年的表情渐渐褪去，转而凝重起来，「这毒来势汹汹，师兄和其他弟子已去寻蓝魂草了。」

师兄？说的应该就是男二谢安了，男女主感情路上的最大阻碍。

想到这我不禁眉飞色舞，这位谢安，可没少让元慎吃瘪！

7.

传闻蓝魂草生长在两个极端之地的交界处，山北为贫瘠的蛮荒之地，野兽横行；山南则是绿意盎然的肥沃宝地，然妖邪肆虐。

少年握紧腰间的佩剑，「紫姑娘便留在客舍好生歇息，我去去就回！」

「不！我与你同去！」看出他的担心，我俏皮的眨了眨眼，「放心，打架我打不过！论逃跑速度我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这.....」少年面露难色，随后又下定决心般「可！」

夜幕降临，黑暗席卷着整片大地。

风吹动树枝，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萧瑟冷清。

「赤羽，明日我们向北走。」我手持木棍拢了拢地上的火堆，难得正经的说道。

「啊？紫姑娘何出此言？」篝火映着少年瘦削白皙的脸上，满是疑惑。

眉眼还未张开，却已经长的清秀可人，这小子，长大指定也是个祸水！

我停止欣赏少年的美貌，无奈的耸了耸肩：「害！蓝魂草多半是已被人捷促先登了。」

追踪咒将近失效，元慎却突然改变了轨迹，着实可疑，倘若拿到了蓝魂草，没道理不返程，看来，蓝魂草多半是落入他人之手。

这点，毋庸置疑。

赤羽嘴唇动了动，似乎还要说些什么，突然身后的林子传来此起彼伏的杀猪般的惨叫。

伴随着阵阵阴风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幽僻的林子里，显得格外的刺耳。

赤羽被这突兀的叫声惊的一僵，小脸惨白。

也难怪，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而已。

我就不一样

我阅片无数（别想歪，是鬼片）

不怕这玩意！

「你待着，我去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此刻在赤羽的眼里，我的周身都笼罩着着神圣的光芒。

不紧不慢的靠近声源

我缓缓的拨开面前半人高的杂草，一张放大的七窍流血的脸突然闯入眼帘，雪白的脸在这夜色的映衬下格外的突兀。

她无神的眼在触及我后立马变得尖锐起来，长长的头发在空中乱舞。

一身血红的嫁衣，脚上穿着绣着鸳鸯的红鞋，指甲长长的，有些发黑。

嘴里时不时发着发着凄厉的叫声。

我静静的和她对视

「没人教你不要吓唬小孩子吗？」

女鬼对我的话丝毫不感兴趣，张开爪子，就要袭击我，嘴里伸出长长的舌头，一脸凶神恶煞。

我也不留情，捏紧拳头，照着她那张七窍流血的大脸就是一拳头，女鬼瘫倒在地。

一战告捷！

妈的，浪费老子的情绪！



再消遣你爹的感情试试看👊

还以为多厉害呢？

「哎呦吼～你个龟孙弄啥？」女鬼姿势怪异的倒在地上，捂着被打的腮帮子，破口骂道。

！！！这口音！难不成是自己人？

我三步并做两步

冰释前嫌的一把拉过女鬼的双手，每个神经都跟吃了兴奋剂一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女鬼刚开始还有点不知所措。

反应过来后气急败坏，凶恶的嘴脸刹那间显露。

长长的指甲瞬间露出尖锐的一面，她龇牙咧嘴「富你 %*%&! 给我死！」

话落猛地朝我攻击。

我不禁失落，原来不是自己人啊。

那还等个什么劲？干她！

回首，对赤羽温和的笑道「乖，闭上眼睛。」

赤羽从善如流的照做。

我转过头，立马又是一个左勾拳，旋风腿，各种散打的招式.....

正欲上前再补几拳

8.

猝不及防被人捏住了手腕

「你怎么在这里？」我吃惊的瞪大了双眼。

风吹动元慎的衣袂，更深露重，他身上还残留着丝丝夜晚露珠的气息。

元慎声音没有一丝温度「打死她，蓝魂草的下落再没有第二人知晓。」

我瞬间明了「你的意思是说，她能带我们找到蓝魂草？」

元慎松开我的手腕，颇为嫌弃的看了我一眼，像是在看傻子。

倒是一旁的赤羽，见状激动的上前「太好了，我师姐有救了！」

我也欣慰的点点头「太好了，你师姐有救了！」

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我提起裙子跑到元慎身边时，他已将那女鬼封印在原地。

「哥，我们接下来去哪？」我笑的眼弯弯的，露出推销时的招牌微笑，声音乖巧甜腻。

元慎身形一滞，眉头微皱，似乎是不敢相信我叫的是他。

「哎呀，哥！你怎么不说话！」我故作生气，一个小拳拳锤在他胸口，在他逐渐阴沉的视线中一把搂住他的胳膊。

感受到他的抵抗，我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急忙凑近他耳旁，以手掩口低声解释。

「我对外谎称我们俩是兄妹。」

大哥！都是道上的，给点面子啦！

元慎抬起眼，不耐烦的冷笑「你可真能给我找麻烦！」

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挑起眉头，嘴角抽了抽，不作否认。

还不是为了掩护他的身份！

「您说的都对！哥～哥」我竭力压下心中那团火，最后两个字恨不得从牙缝里挤出，面上却笑得依旧灿烂。

心中不断安慰自己：你有剧本金手指，他有什么？啊？

他不就是比你强，有女人，死不了，长得帅.....



说着说着我就哭了

我岔开话题「话说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呀？」

「万鬼窟。」他薄唇微吐，眼神凌厉。

不只是想起了什么，元慎眼角上挑，嘴角带着讥讽的笑「你這般怕死，竟也敢去？」

瞧不起誰呢？

我存心恶心他，立马换上一副哭唧唧的模样，再次抓住他的手臂「哥哥从小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万一……」说到这里我恰到好处的哽咽。

「万一哥哥遭難，也好有人收尸，呜呜呜。」

最好回不来，这样我的人身就安全了。

「闭嘴。」元慎的表情像吃了苍蝇，牙齿咬的咯咯响。

我却心里乐开了花。

就 tm 喜欢看你这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赤羽看着我们俩「相亲相爱」，嘴角也跟着翘起「你们兄妹俩感情可真好！」

话音刚落，元慎就嫌弃的抽开被我抓着的的手臂，弹了弹衣袖，冷漠道「不好！」

这……赤羽一时间也不知说些什么

我只好尴尬的朝赤羽干笑两声「你瞅他！呵呵，就爱开玩笑哈哈。」

9.

天蒙蒙亮时

我从梦中惊醒。

目光触及到元慎后，才算松了口气。

他要是跑了，我和赤羽去万鬼窟完那可真是完全全送死。

这万鬼窟如同名般诡异，里面住着的皆是世间无法转世投胎的恶鬼，厉鬼，其中不乏有上千年修为的黑鬼。

黑鬼千万年怨气难消，积怨颇深，周身常年汇聚着浓郁的煞气。凡人受其侵蚀，三日暴毙，修仙者沾染，法力锐减。

原本男主只身闯万鬼窟是之后的情节，现在提前想必是因为我穿书而来，产生了蝴蝶效应，从而提前了剧情进度。

我忍不住再看向元慎，他此刻正端坐着，闭目养神。

风带动他的墨发，一张出尘的脸就这么毫无顾忌的露出来。

面若寒星，直挺的鼻梁，静默冷峻如冰，薄唇殷红。眉眼如冰雪，衬着这天地都黯然失色。静静的端坐时，恍如九天下来的神仙，神圣而不可侵犯。

美色当前，防不胜防，我蹑手蹑脚的跑到元慎对面坐下。

捧着下巴，毫无羞耻可言，就这么津津有味、明目张胆的观赏起来。



人不好色 好什么？
how are you 吗

睫毛真长啊！一根，两根.....

我撑着下巴，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数着

「你在干什么？」元慎突然睁开眼，面无表情的说道。

他早就察觉到了，不出声只是想看她到底要干什么。

不料她竟一反往常的狡猾刁媚，反而规规矩矩的坐着，认认真真的数起他的睫毛，乖的不像话。

本想出口讥讽，然而看到她小嘴微张，眼神茫然，一副没反应过来的蠢呆样子，竟觉得有些好笑。

讽刺的话到嘴变了味。

元慎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挑了挑眉「你流口水了。」

什么？

我慌忙的伸起袖子擦起来，唉？等等！分明就没有！

狗儿子，敢骗你老子！

我愤愤的怒视元慎，他却不看我，理了理衣袖站了起来，径直走了。

临走前，我看见了他嘴角那一抹来不及收回的笑。



10.

那女鬼刚被解开封印，变化做一团黑色的旋风，疯狂逃窜。

「跟上她！」元慎眼底划过一丝厉色。

闻言，我和赤羽皆默契的追上去。

有这厉鬼的带路，不知不觉间就已找到了万鬼窟的所在地。

还未踏进洞口，耳边便传来阴森，恐怖的叫声，像是千万个声音混在一起，让人心神不宁。

那女鬼速度快的不可思议，纵身飞入鬼窟，仿佛鱼儿得水，回到自己的领地。

「咱，进去？」我试探性的问道。

赤羽有些紧张的攥着剑柄，之前他在玉清门听师尊说过，进入万鬼窟者，十有九亡。

像是下定了决心「紫姑娘，你留在外面，我和元兄进去！」

看着少年坚毅的表情，我心下突然有些感动。自从穿来这个世界，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真诚，这样好。

就在我感动到一塌糊涂，眼前掠过一道身影。

元慎已经进去了！

我急忙拉着赤羽的胳膊跟上。

不知何时，风停了。那恐怖的叫声也戛然而止，耳旁是一片静谧。

元慎停下脚步，侧耳凝神，语气平静的像在陈述事实「它来了。」

嘶哑的声音响起，阴恻恻的笑声渐渐放大，空气颤了颤「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交出蓝魂草」他单刀直入，语气不带一丝感情。

「如果我偏不给呢？」那声音收起了阴笑，口气变坏。

「别让我说第二遍！」元慎变得不耐烦起来，眼中寒芒闪过。

「笑话！进了我万鬼窟的东西，你说要就拿走！当我黑鬼是吃素的！」那道声音陡然升高，尖利起来。

「那就受死！」元慎懒得跟它废话，一道黑色漩涡骤然从手中脱出，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

瞬间席卷了一切。

那黑鬼被震出，在空中打了个转。

气急败坏，周身的黑气瞬间暴涨，煞气四溢，连最后一丝光也消失在了这黑暗之下。

我努力压制周身的煞气，转头看向赤羽，少年此刻正严阵以待。

黑鬼猛地袭像元慎，化作丝丝黑气缠绕在他周围，随后汇聚成魔爪的形状从后侧绕上来，直冲他的天灵命门而去。

「元慎，后面！」我一时情急，慌忙上前两步，双手并在一起大冲他喊道。

元慎在混战之中，抽空瞥了我一眼。

我怎么觉得那眼神不是谢我的意思，而是嫌我太聒噪？算了，还是闭嘴吧。

元慎眸中一暗，捏住那黑影重重的摔在地上，紧接着用心念控制，巨大的光晕慢慢汇聚成一个火球，毫不留情的砸去。

「啊」黑鬼惨叫一声。

这叫声像是触发了机关一样，刹那间，万鬼倾巢而出，盘踞在上空，四处游荡。

「竖子嚣张，当年你爹抢走了我万鬼窟的阴石，如今你送上门来，定要让你有去无回！」

话落那黑气四散，发起猛地攻击。

我连忙施了口诀，铜镯自我腕上脱出，一生二，二升三，无数镯子冲着攻击我的黑影打去。

元慎固然强大，也抵挡不了这倾巢而出的万鬼。

自空中急剧坠下，一口鲜血从嘴角溢出。

他手抹了抹嘴角，半晌，竟笑出了声。

浑身上下抑制不住的暴戾「你找死！」

说罢，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神秘的黑色窟窿，边缘呈旋涡状疯狂的吸进周围的东西，空气剧烈的颤动着，丝丝光晕像藤蔓一般缠绕着猎物，拉进那窟窿中。

似有毁天灭地之势。

魂魄撕裂的惨叫不绝于耳。

短短的一柱香时间，万鬼窟死伤过半。

元慎也没好到哪里去，脸色发白，冷汗顺着脸侧滚落，身上数处被穿透，伤口汩汩的冒着血，浸湿了衣衫，看起来煞是骇人。

他抬手，控制住黑中那一抹淡蓝色的光，丢向我和赤羽站脚的地方。

「拿着蓝魂草」元慎眼神有些涣散，嘴唇被鲜血染的殷红，半跪在地。

发丝散落，遮住他的脸庞，让人看不清楚他的神色，只见他挺直的背。

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二话不说接过蓝魂草，拉起赤羽就跑。

「紫姑娘，不管元兄了吗？」

我有些犹豫，如果他死在这里，那对我来说再好不过，可.....男主他死不了啊？

「算了！我先送你走！你师姐的毒快要撑不了多久了。」

我咬破手指，用血画了个传送符，再注入大半灵力，将赤羽送了出去。

现在，就剩下这个麻烦了，我拧眉看向元慎。

真是吃饱了撑的，男主是不死之躯好吗？我一配角，搞不好回头把我自己搭进去。

哎！

也罢，就当是刷一波好感度！

11.

吃力的扶起元慎，拎起一条胳膊搭在我的肩上，一边用意念控制着铜镯不让鬼魅近身，一边带着元慎磕磕绊绊的逃出去。

从天黑走到了天明，我的灵力已经支撑不了多久。

砰的一声，一个步子绊住脚，我俩双双倒地。

我窝火的爬起来，指着他那张昏迷的俊脸，忿忿道「你怕不是吃秤砣长大的吧！重的跟头猪似的！」

「你怎么就死不呢，这都两天了，血也该流干了啊？」

「有男主光环你挺飘啊，我特么不给你吃喝都饿不死你！」

造孽啊！

请让我死，而不是让我带着这厮没日没夜的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太阳落山之际，我眼尖的发现一道飘渺的炊烟，就在正前方。

刹那间感觉身上的细胞都活了过来，饿到麻木的肚子此刻也渐渐苏醒，饥肠辘辘。

一把拉起元慎，继续艰难的像前方走去。

「咚咚咚」我站在院子外，扣了扣门。

元慎被我安置在墙边。

「有人在吗？」

一个面相和蔼的老妇探出头，似欲看是何人造访，在看到我当时，不确定的问道「姑娘是？」

我刚要开口，眼前突然发黑，堪堪要跌在地上，被老妇人一把扶住。

「呦！姑娘你这是怎么了？」老妇人大惊，急忙冲屋里喊道「老头子，快出来搭把手！」

转眼自屋里出来个老翁「这是怎么了？」

我连忙站住脚，指了指昏迷不醒的元慎，随后虚弱的解释道「我、我与我哥哥是逃出来的，他现在受了很重的伤。」

说着就要跪下「老婆婆，您行行好，还请收留下我们！紫菱给你跪下了！」

「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快快起来！」老妇人揽住我，坚决不让我跪。

一旁的老翁也连忙扶起我「姑娘行如此大礼，我和老婆子可受不起，快快进屋去罢。」

元慎也被安置在屋中的床榻上。

老妇人看着元慎身上的血迹，声音顿时提高「呀！这怎么伤的这般重？」

跑到门口，冲老翁喊道「老头子！快去找大夫来，这男娃伤的可重！」

「哎哎哎，这就去！」

待大夫开完药方，吩咐好事宜后。

老婆婆把我拉到一旁，一本正经的问道「你也不用骗我这老婆子，姑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瞒着家里跟这男娃偷跑出来的。」

啊？这.....

我看了看元慎那副被打的半死不活的样子，再看看活蹦乱跳的自己。

似乎明白了老婆婆何意

她俩这架势，活像男方待女方私奔，结果被女方的长辈发现打掉半条命，最后两人偷逃出来，也难怪被误会。

反正也解释不清了，我就顺驴子下坡应了。

我斟酌着开口道「其实，我和他确实是私奔出来的。」

老妇一副「果然，我就知道」的神情。

所幸我也放开了，开始胡扯八扯。

眼泪说来就来「我和他是真心相爱的，可...」

声音哽咽一番，继续娓娓道来。

「可我家里人不同意，觉得他就是个攀权附贵的小白脸，后来怕他祸害我，便将他打成了这副鬼样子。」

「虽然他成日好吃懒做，偷奸耍滑，甚至沉迷赌坊，我也从未怪过他。」

「因为我爱他」

老妇瞧了瞧床上的元慎一眼，眼中都是难以置信，这么俊俏的公子竟然会是这种人！

我看着老妇一副惋惜的模样，不禁暗爽，平生头一次觉得说坏话的感觉这么好！哈～

下意识扫了一眼床上的元慎，很好，睁着眼。

等等！

他睁着眼！

着眼！

眼！

我有些懵，一时间不知该说「卧槽」还是「我 giao」

僵硬的又转过头，发现他此刻正好整以暇的看着我，眼里带着阴森的笑意。

我浑身颤抖个不停：这货什么时候醒的！刚才那些话不会全被他听进去了吧。

oh god, please!



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

不！

老婆婆依旧无所察觉，拉着我的小手继续好心的劝道「姑娘啊，长相固然重要，但也要看人品！样貌俊也不代表人的心性.....」

我颇为心虚的抬眼打量元慎，见他又重新闭上了眼。

当即松了一口气：应该是没听见。

婆婆又拉了我说了一大堆闲话，最后语重心长的说了句「你们年轻人的事我老婆子也不懂，但既然你夫妻二人逃了出来，便安心过日子罢。」

说罢，安抚似的拍了拍我的手。

我紧绷着身子，时不时瞟一眼元慎，生怕他听到。



「那我就先出去了，丫头你就好好歇息罢」

「嗯，婆婆！」

我呼了口气，刚关上房门，转过身就被一股大力攥着手按压在了墙上。

12.

「这么编排我，你很高兴？」他声音低醇嘶哑，呼吸尽数洒在我的耳畔。

修长的手掐上我的脖颈，摩挲着，眼底透露着危险。

「你...你别乱来啊！」

「手...给我撒...撒开！」我摆着架子，强装硬气的说道。

然而颤抖的声线出卖了我。

我瞬间颓废下去，哭丧着脸「大哥，咱有话好商量，你要是现在弄死我可得不偿失啊！」

「再说，我在某个层面也算的上你的救命恩人，俗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不要求你多感激我，你只要.....唔！」

一道柔软而炙热的唇贴了上来，带着冷冽的清香，堵住了我一张一合的唇。

若即若离。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又是哪一出？

「好吵！」元慎移开唇，脑袋压在我的肩膀，慢吞吞的说道。

你还嫌我吵，老娘刚才还被你揩油了呢！

不过回想一下刚才的感觉，嘶！好像也不亏哈？

我严重怀疑他在勾引我！我好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姑娘，他这么做完全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刚要推开他，他就没骨头似的的瘫在我身上，抵着我一侧锁骨的额头滚烫。

这么烫，难道是烧糊涂了？

「元慎...元慎？」

「我叫你一声儿子你敢答应吗？狗儿子！醒着就叫声爸爸！」

回应我的是一片沉默。

看来是又晕过去了！

13.

费力把他拖到床边，准备干脆一扔

结果这厮的手竟然紧紧的抓着我的衣裙，连带着我一起倒在床上。

我连忙以手撑着床，那张逆天的俊脸离我不到三厘米，因高烧染着丝丝红晕，睫毛又密又长，不住的轻颤。

看了半晌，大梦初醒。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的从他身上翻到一旁躺着，目不转睛的望着房顶。

天！心为什么跳这么快！我不对劲.....最后我把这判定于他长的太帅的缘故。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啊！你在这么勾引我...我可就！」

「就什么？」元慎突然间掀开了眼，眸子漆黑。

我扯了扯嘴角，还能干什么？



千万不要小看我！作为一个色女，我可什么都能做的出来。

「可以！」元慎就这么毫无征兆的说了出来。

我一脸黑人问号，你丫的有读心术吗？

「你这样，我会误以为你想以身相许。」

「那又何尝不可？」



还何尝不可？你怕不是想脚踏两只船？

「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即使不是我的妻子，也应该是我认识的人。」元慎认真的分析道。

他竟然失忆了！因为发烧失忆了？！我的春天要来了吗？



「但是你很狡猾！所以我猜想」元慎挑了挑眉，无所谓的指了指自己。

「我，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面上山水不显，内心默默吐槽道：那你猜的可真对！你不仅不是好人，你还不是人！

我往前坐了坐，表情颇为严肃：

「你听我说，我」我指了指自己，「是你娘」

「儿子，还记得娘吗？」我一脸慈祥，关切的问道。

「.....我是失忆，不是痴呆」他不耐烦的皱眉，仿佛无语至极。

我干笑两声缓解尴尬，「那个，刚才开玩笑，呵呵」而后神情正经：「我是你的姐姐」

「哦？是吗」元慎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语气充满了威胁的问道。

仿佛在说：你敢骗我，立刻弄死你。

「别激动！不至于，不至于」我摆了摆手，讪笑道：「我是您最得力的手下！」

觑了觑元慎的神色，谨慎的继续道：「这么多年来，我曾为您出生入死无数次！」

顿了顿，确保元慎神色正常，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诌：「十年前，我为了保护您顺利继位，断了一条胳膊，六年前平叛妖族折了一根腿，四年前容貌尽毁，两年前穿破心脏。」

「别问我怎么活下来的，问就是夺舍。」

「当年你不忍痛失我这个臂膀，召集了九九八十一个巫师，助我还魂。」

「嗯，总之大概就是酱紫！」虽然有点扯，至少编的跌宕起伏，我还算满意。

元慎面无表情的听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此女子谎话连篇，善变多狡。

14.

元慎的修为受损严重，是万万不能回到魔域的，否则必遭大乱。

再加之失忆，他便顺理成章的留在了这里。

总之，自那日后，为了让元慎相信我是自己人，我充分发挥了舔狗的精神。

他在对着窗枢执笔写字时，我突然冒出来，笑咪咪的凑到跟前，一个劲的拍马屁，夸他：笔锋颇有千军万马，气吞山河之势！

他无语的看着我嬉笑，眉头紧皱。

他帮老翁给田地施肥，松土，快要收工时，我一把拎过他手里的木桶，拿过瓢，美名其曰：我来帮你！

他骂我：有病快治。我回之：你就是我的药。恶心的他三天吃不下饭。

他拿着写好的字画到镇上变卖，我则站在一旁，负责收钱，算账。然后携款潜逃，趁机去糕点铺买好吃的。

他转身便走，把我丢在镇上自生自灭。

日复一日，在我的不（ruan）懈（mo）劝（ying）导（pao）下，元慎开始尝试着给我一些好脸色。

渐渐的，见我出糗后恼羞成怒，他也会情不自禁的勾起嘴角，然后迅速恢复，装作若无其事。

在我满嘴跑火车时，毫不留情的怼我，待我我气得跳脚时，他反而笑意更甚。

有时我看他，会突然觉得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像以前一样动辄杀人，浑身戾气。朗朗清隽的模样让人很难和曾经的魔尊联系起来。

15.

上元节这天是凡间最为热闹的一天，盛饰灯影之会，凡所到之处，皆为车水马龙，张灯结彩之景。

万户灯火通明，彻夜不眠。

「小伙砸！婆婆说今晚有灯会，你去不去？」我一路小跑，直奔元慎的屋子，还没到房门口，便提前扯着嗓子喊道。

我喘息着推开门，捂着腰站在门口，元慎正坐在案前上看书。

「不去。」元慎视线不离书本，薄唇轻启。

「为什么不去？听说街上好玩意可多了！」我继续忽悠。

「凡间俗物，有何新奇？」他面色不改，不疾不徐的回答道。

「我再给你一次改口的机会，去吗？」

「不」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后悔了可别来找我哭啊！我跟你
说。」

元慎慢悠悠抬眼：「出去记得把门带上。」

「你！」

我哪能受这气！当时就摔门而去！

回来的时候手里捧着满满三贯铜钱，双手奉上：「去吗？」

元慎有些惊讶我会拿出我的全部家当，挑了挑眉问道：

「什么时候走？」

呵，我就知道，人不爱财天诛地灭。

他答应的爽快，我却忍不住肉疼，这可是我攒了好久的财产！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原书中说，上元节这天，妖邪祸乱，兴风作祟。

恰逢元慎身体虚弱之际。

为了巩固我在男主心中的高大形象，我决定自导自演一出戏，替元慎挡伤，从而阻止原身落得悲惨的下场。

「你还要多久？」元慎沉默良久，看着扔的满地都是的废符纸，开口道。

我挪起耳边的碎发，扶了扶头上摇摇欲坠的发簪，撸起袖子露出白皙的胳膊。

「这次，必成功！」

话落笔走龙蛇，一气呵成。

「成了！」

我激动的拿起传送符，炫耀似的冲元慎得意一笑。

眼神挑衅：你成吗你！

元慎默不作声，懒得回应。

见状我双指夹起符咒，默念口诀，一道白光乍现，二人一起消失在原地。

——

叫卖声，喝彩声，熙熙攘攘的街道，长桥，所见之处，皆是一片繁华。

「元慎！」我站在元慎面前，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拿出两个糖人来，笑得春光灿烂。

他眸光微闪，俯身盯着我，神色晦暗不明。

「这个给你吃！」

我拿着晶莹剔透的糖人递到他唇边，兴冲冲的示意他尝尝。

他听话的俯身，咬住了糖人一角，不一会儿融化在口中，带着丝丝甜腻。

「好不好吃？」我眼睛带光，期待的看着他。

他舔了舔唇，眸子紧锁着我，片刻后低声应道：「嗯」

我狐疑的看着他：怎么突然间那么好说话？

不知为何，总觉得元慎这几日变得甚是奇怪，他的眼神时常变化，有时充满了占有欲，有时又冷漠异常，让我浑身不适。

我摇了摇头，甩掉这个奇怪的念头，立刻又兴致盎然的拉着元慎就往最热闹的地方挤去。

殊不知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元慎眼神凌厉的射向四周。躲在阴暗处的一众妖邪皆颤抖，继而不甘心的重新隐没去。

「紫菱，你想喝酒吗？」元慎在被我拉着在后头，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不解的看着他，他又道：「阿菱，你想喝酒吗？」

我被这声阿菱惊的顿时有些毛骨悚然。

咋滴，这是想在酒里下毒啊，引我喝啊？

由于不敢跟他对着干，我结结巴巴道：「喝...喝啊，必须喝！你要是喜欢咱...咱就去喝！」

刚坐进酒楼，小二就麻溜的替我和元慎杯子里倒满了酒，顺便上了几道招牌菜。

「这顿饭你请？」

「嗯。」

「那我想再加几个菜？」

「可。」

我又试探性的提了几个要求，元慎竟皆全部应下。

怎么说，我抖得更厉害了。

这架势，分明是我的断头菜。

我内心一阵骂：元慎这孙子一定恢复记忆了！现在估摸着是忍不住要亲自动手弄死我了！

「怎么不动筷子？」元慎一眨不眨的盯着我，问道。

我在他的注视下，颤颤巍巍的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用生命细细品味。

嗯，没死？

难道是另一道？继续颤抖的每样夹了点，放进嘴里，然后放下筷子，闭着眼睛静静的等候死亡。

良久，我忽的睁开眼。

定定的看着他，我拧眉吐槽：「你这准备的也不行啊！」要下毒也不都下全了！还要她搁这一个个试毒。淦！

一把夺过酒壶，在元慎讶异的目光下，仰头倒进嘴里，一系列动作下来丝毫不拖泥带水。

这下对了，脑袋晕乎乎的！看人都重影了。

酒壶砸在地上，碎成几瓣。

我也应声倒下，却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带着淡淡的属于元慎的味道。

我努力睁大眼睛，摆脱脑中的晕眩。

看着元慎那张清隽的脸，吃力的伸出一根手指，一字一顿的说道：「我...绝不会放过你！」

上方模糊的传来一声嗤笑：「你喝醉了，这酒可没毒！」

彻底昏迷前，唇上落下一抹温热。

声音低沉通透：「等我。」

16.

我醒来时，婆婆在我床边。

嘶，头好痛！我敲了敲脑袋，有些震惊自己竟然没死成？

婆婆见状连忙扶我坐起来，给我喂下一碗醒酒汤。

婆婆说，昨晚是元慎抱我回来的，又说在他身后跟着一个温婉有礼的姑娘，问我认不认识她，我只道不知。

但我心里清楚，准是女主没错了！

婆婆拉着我的手，想要安慰我却不知怎么开口，只是叹息道：
「丫头，忘了他吧！」

而我心中一阵狂欢：元慎和慕芊羽本来就是官配。另外按照元慎的性格，既然这次没杀我，那以后自然也不会。

我 TM 终于自由了！



由于害怕元慎反悔，又跑回来杀我，所以我连夜辞别了婆婆，逃之夭夭。

如此，相安无事过了半年之久。

这半年来我过得恣意洒脱，且深知富贵由命，生死在天，强求不得的道理。

我甚至天真的以为，自己早已摆脱了被剧情支配的命运。

直到——

「元慎，你放我出去！」我使出浑身力气，对着那道结界又打又踹。

元慎装束着新郎服，一身红衣穿在他身上，愈发显得他身姿绰约、风神俊秀。

他站在结界另一侧，静静的开口：「紫菱，好生待着。」

「我待你妹啊！你与慕芊羽大婚，抓我过来干什么？当证婚人啊！」

元慎对我的话恍若未闻，声音低沉富有磁性，自顾自说道：「别想着逃出去。」

随后转身离开。

待他一走，我便开始细细的摸索了结界的构造及走向。

终于，一柱香后，我露出一抹得意的笑：这结界恐怕关不住现在的我！

「元慎啊元慎，你怕不是当我这半年白混的！」

话音未落，铜镯自手腕脱出，悬在空中。

我垂首默念口诀，再抬眼：「破！」

不出一盏茶的功夫，结界泛着白光，逐渐羸弱，直至彻底消失。

我心情大好，临走前往嘴里塞了几块桌子上放置的糕点，吃到一半愣了。

这不是半年前她最爱买的那家铺子的糕点吗？此处怎会有？倒是怪了。

随之耸了耸肩，潇洒走了出去。

然而刚踏出结界，我懵了！

谁能告诉我，我怎么跑到正殿了！

左侧是魔域的各族长老，右侧则是一众身着玉清门弟子服饰的人，其中还包括男二谢安。

而正殿中央站着的一对新人，赫然是元慎和慕芊羽。

元慎第一个发现了我，目光深深地看向我，脸色愈发的阴沉。

他身侧的慕芊羽一袭红衣，衬得肌肤若冰雪，一头青丝挽起，头戴凤冠。一双美目时不时看向元慎，两颊泛着淡淡的红晕，明媚动人。

不过当她顺着元慎的视线看到我时，脸上的笑容渐渐淡了下去。

被两位新人灼热的目光盯着，很快的众人皆注意到了我的存在。纷纷窃窃私语，交头接耳，四处询问着眼前这位少女究竟是谁。

我讪笑了一下：「打扰，哈哈，实在打扰！」

随后飞快的转过身，准备溜走。

「站住！」元慎冷冰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身形顿了顿，暗叫不好，连忙从怀中抽出一张传送符。

忽的，符纸竟在我手中燃烧，眼睁睁的化为一片灰烬。

我回过头，难以置信的看向元慎：「你！」

元慎薄唇动了动：「我说过，好生待着。」

不过是短短半年光景，他竟变得如此极端？

我叹了口气，乖乖的被魔卒压着胳膊带了下去，临走前，我无意中看见了慕芊羽着血红的眼尾以及咬的死死地红唇。

背后一片凉意，莫名感觉，这本书里的人设都崩塌了！

17.

我被送到了元慎的寝殿。

他的手下冥夜丢给我一套鹅黄色的奴婢的衣物。

待我换好后，冥夜领着我踏进了内殿，踩着冰凉的地板，我好奇的东看西看。

冷不丁撞上前方带路的冥夜。

冥夜转过身，冷冷的说：「从今日起，你就是君上的贴身侍婢，做好你该做的，你若敢逃，我自会替君上杀了你。」

我眨了眨无辜的双眼，严肃道：「不会，绝对不会！」

「另外，别让羽夫人看见你，君上会不高兴。」

「好的，好的！」我小鸡啄米式点了点头，十分配合。

目送冥夜出了寝殿，我复又从怀里掏出一张传送符来，刚准备念咒语，符纸又冒着火星着了起来。

「唉？怎么回事？」

转过头，元慎正冷冷的睨着她。

「那个，我刚才其实是在玩火……」我十分牵强的解释道。

他眉梢略冷，走到屏风后：「过来」

「不过！」我斩钉截铁道。

「那对老夫妇的命掌握在你的手里！」

反应过来后，我不禁睁大了眼睛，声音拔高了不少一个调「你做个人吧！当初可是老婆婆和老翁救了你！」

「所以说，我把他们的性命交给了你。」元慎认真道。

我恨恨的走到屏风后，语气颇不情愿「要我干什么？」

「伺候我更衣。」

我照做，将外袍的扣子逐一解开，褪下搭在手腕出，随后作势伸手要去解他裤子。

头顶传来元慎低哑的嗓音：「我自己来。」

我恭敬的退到一旁：还以为有多能撑呢！

「别站在我后面！」

「哦。」

「也不是让你站在我右面！」

「是。」

「我没让你站在我左面！滚出去！」

「好的，奴婢这就滚。」我温顺的退到一侧，随后朝寝殿外走去。

「紫菱！」元慎咬牙切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叫你滚到屏风外，不是让你滚出殿外！」

「是。」听着元慎气极的声音，我心中顿时涌上捉弄报复的快感。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放下了两侧的帐幔，正欲退下，帐幔中伸出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不由分说的握住了我的手腕。

「你在怪我不辞而别吗？」

我轻微的愣了一下「没」

「我与慕芊羽，没什么」

「哦」

「我还在生你的气！」

「哦.....啊？」我满脸疑惑的看向元慎。

不是，你生哪门子的气啊？你还有脸生气啊！



元慎依旧固执的拽着我的手腕，冷声道：「因为你总是想逃离我，避开我！」

那不废话！不跑等着被你钉死在诛仙柱上啊！这事搁谁身上谁不拼了命的跑？

我悄无声息的翻了一个白眼，尽量控制住语气温和的说道：「君上，您能松开奴婢的手吗？」

元慎脸色有些难看，半晌，松开我的手。

目光阴沉的盯着我，淡淡的道：「我没给你准备床榻。」

「我知道啊！」我欣然回答。

「那你在高兴什么？」元慎继续道。

我撩开帐幔，迅速爬上床，身子靠向他。

元慎显然是被我的动作惊到了，不自觉的往后退一步。

我依旧不依不饶，死命凑近他，几乎快要到达脸贴脸的程度，呼吸喷洒在他清俊的脸上，惹得他耳后红了一大片。

我面上狡黠一笑，「君上，您分心了！」

元慎反应过来时，浑身都已经动不了了。

「你给我用了定身咒」元慎咬着牙，怒视她。

「来人！」

没料到他会喊人，我飞快的扑上去，捂住他的嘴，放下两侧的帐幔。

冥夜跪在帐前：「君上有何吩咐！」

我扯了扯嗓子，努力发出染上情欲般嘶哑的嗓音：「君上说，让外面的人不要进来打扰。」

元慎被我捂着嘴，眼神紧紧的盯着我，防止他捣乱，我一条腿跪压在他的腹部，腾出双手捂住他的嘴。

他顿时眼眸泛上一层绯色，鬓间一层细密的汗珠，牙关紧咬着，像是在极力隐忍着什么。

「啊！」突然手心传来一阵钻心的痛，我情不自禁叫出声。

随后不可思议的瞪着他，用眼神控诉：你特么属狗的？

他挑衅的瞥向我，眼眸依旧泛红。

忽的又舔舐了下我手心的伤口，引得我掌心一片酥麻，一股电流自手心传遍四肢。

冥夜皱了皱眉，抬眼看向帐中那两道交叠的身影，不做怀疑，拱了拱手肃声道：「属下告退！」

18.

昏暗中，我屏着呼吸，继续维持着趴在元慎身上的姿势，竖着耳朵听着殿外的动静。

「全部都退下！」冥夜吩咐的声音字殿外传来。

一众奴婢侍从唯诺应声退下，「是，左史大人。」

呼，终于走了。

我视线重新落在元慎脸上，青丝随着动作散落在他胸前。

他薄唇被捂着，从耳后一直延伸至脖颈，皆染上丝丝红晕，眉间蹙着细密的汗，一双漂亮的丹凤眼此刻蒙上一层雾气，水光盈盈。

「松开可以，但是你不准喊人，懂？」

他喘着粗气，难耐的点了点头，强忍着某处发硬的胀痛。

我丝毫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笑得一脸不怀好意。

啧啧，这眼睛波光水润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谁欺负了他。

心中恶念顿生。

单手掩着他的唇，自小巧的脚上褪下鞋袜，慢慢的移到元慎面前，发出电影反派一样的邪笑声。

我清楚的记得，他有洁癖，非常大的洁癖。

元慎好像知道我要做什么，眼中当即闪过怒气，带着威胁的意味，嘴被捂着，发出不清不白的声音。

然而我看懂了，他在咬牙切齿的说：你敢！

嘿！我这人天生反骨，特么还真就敢！



我当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飞快的把鞋袜塞到了元慎的嘴里。

看着元慎冒火的眼睛，我心里顿时涌上阵阵说不出的快感。

他紧盯着我，仿佛要把我抽筋扒皮。

我笑的花枝乱坠

凑近他耳边，语气得意。

「我上次踩了狗屎，不小心弄脏了袜子，我寻思洗洗还能穿。」顿了顿无比认真的说道：「很可能就是这双。」

元慎闻言脸色霎时难看起来，气的浑身发抖，却依旧动弹不得。

人生在世，就要追求刺激，今日让元慎吃瘪，绝对是我人生不可多得的辉煌历史！



半晌，我自怀里掏出隐匿多时的唯一剩下的一张传送符，念咒。

没反应，再念一遍。

卧槽！

我猛地直起身，盯着手里的空符纸：谁 TM 给我画好的符咒换了！

身侧忽然传来一声自喉咙溢出的笑声。

我回头，拿掉他嘴里的袜子。

「紫菱，你做事还是如此的不计后果。」他一双眼睛阴恻的盯着我，声音低沉嘶哑。

「我现在给你道歉还来的及吗？哥！」



「你说呢？」他危险的眯着眼，冷笑道。

后脊一阵发凉：你说呢是什么意思？？？

总归不过一个「死」字。

我目光闪了闪，语气变得不善：「你要是这样说，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双手隔着他的衣衫四处摸索，最后精准的寻得腰间一处软肉。

「你！」元慎神色难得有些慌张，刚要开口阻止，一双小手已经拧上腰间那处。

「...！」

他闷哼一声，声音似痛苦却又带着一丝愉悦，手脚忍不住微微蜷缩，连带着全身上下不住的战栗。

我动作一顿。

这又是什么迷惑行为：你 TM 那一脸享受是什么鬼，挑衅我？

不禁加大手中的力气，恨不得拿指甲盖掐他，片刻下来，他劲瘦的腰间早已青青紫紫，惨不忍睹。

怎么说，他好像更不对劲了！呼吸愈发滚烫，就连声音也变了一个调。

我一脸惊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有受虐倾向！

自寻无趣，我一脚把他踹到床下。

他随之重重的落到地上，滚了几圈后，仰躺在冰凉的地面上。

元慎狼狈的躺在地上，眸子里淬着火，浑身发抖恨不得咬碎牙齿：「你还真是好样的！」

我从帐幔中探出头，笑得毫不谦虚，「谢谢夸奖！」

「祝您今晚睡个「好」觉！」我着重咬字，意有所指的说道。

随后一把拉上帐幔。

我倒头躺下，无声哭泣：冲动果然是魔鬼啊，保不齐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呢！



我一点都不难过

我翻身平躺下来，一眨不眨盯着头顶的帷幔，盯的久了，意识逐渐模糊，随即彻底陷入梦乡。

殊不知，元慎提前冲破了我下的定身咒。

——拉长线警告——未成年转场下一段——

黑暗中，元慎立于床前，静静的看着熟睡中的女子白净的脸庞。

他伸出手，指尖一点白光飞出，在空中打着旋钻入她的脑海中。

女子睡得愈发沉，仿佛听不见外界的一切声音。

他俯身吻了吻她，墨发披在身后，鼻尖布满了丝丝细汗，眼尾带着嫣红，喉结滚动。

修长有力的宽大手掌握住她的手，带向那处。他微微痉挛，似痛苦又舒服，薄唇透着诡异的红。

直到一声剧烈喘息过后，释放出来。

他微微抬头，一双好看的丹凤眼泛出薄薄的一层水光，从耳根一直延伸到衣领内，皆覆上一层红晕。

平复了良久，眼底的欲望这才散去。

翻身躺在一侧，拥她入怀。

——end——

光线穿过缝隙，洒在冰冷的寝殿内。

我眯着眼，半天回不过来神：这尼玛是啥玩意压着我？我说后半夜咋一直喘不过来气。

弓着腿，蓄力一踹，耳边传来一道闷哼声。

又过了会儿

一道阴影遮挡住了我脸上的光，紧接着一道炙热的视线传来，我浑身忽的毛骨悚然。

「卧槽，去你妈的！」我一睁眼，猛的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黑影，立马条件反射的一个回旋踢踹过去。



却冷不丁被抓住了脚裸，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紫菱，给你胆子了？」

我仔细一看，好家伙，是元狗！

元慎脸上变幻莫测，大掌牢牢地锁住我的脚踝，目光好像要剥了我的皮似的。

我缩了缩脖子，义正言辞的说道：「我这都是属于正当防卫，嗷！」

眼神心虚的左躲右闪，嘀咕道：「谁叫你闲着没事杵在那，我寻思还以为是哪来的大黑耗子呢？」

正嘀咕着，突然天旋地转，元慎一把把我横抱起来，迈开修长的双腿，往外走去。

「哎，哎！元慎你放我下来！...干什么！」

「啊！」

下一秒，我姿势极为不雅的摔在在寝殿门外的地上。



元慎斜靠着殿门，欠揍的说道：「正当防卫！」

说罢一个眼色也不赏给我，径直从我横着的身体上跨了过去！

他跨了过去！！

这我能忍吗？不能！

所以我脱下脚底的绣花鞋，甩身利落的投掷，只见空中划过一
个漂亮的抛物线！

元慎正走着，忽然一个绣花鞋从天而降，掉落在跟前，他身形滞了滞。

转身回眸。

看了我一眼，随后嗤笑一声，讥讽的眼神好像在说：这么近都砸不中，真是够蠢的！



我掐了掐自己的人中，心中默念：

莫生气，莫生气！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气中他计，气出病来无人替。

19.

慕芊羽忽然找上门了。

彼时她身后跟着两个丫鬟，手里提着精巧的食盒，一袭流云裙随着步伐缓缓摇曳，一只白玉簪将三千青丝束起。

落落大方，眉眼温婉。

她总是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能够吸引人的魔力。

如果那日婚宴上没有看见她眼底一闪而过的狠厉，我也不至于心存芥蒂。

「君上」吴依软语，温婉可人。

我抱着一摞民间志怪的书，还没踏进去，听见了慕芊羽柔柔的声音。

我往门缝里瞧了瞧。

元慎一动不动的坐在案前，黑色长睫在白皙的脸庞留下浅浅的一道阴影，薄唇淡粉，衬得整个人漂亮又禁欲。

啧啧，一个男人好看成这样也是不容易！

反观慕芊羽，也是冰肌玉骨，姣花照水。静立在一旁，芊芊玉指打开食盒，将菜肴一一布置。

二人不知在说什么，只见慕芊羽突然浅浅的笑了起来，目光柔情似水。

不知为何，那笑容在我看来颇为晃眼。

说实话，我不讨厌元慎，毕竟谁会讨厌长的帅的人呢？

在被剧情支配的阴影下，我对他一直以来更多的是畏惧。

或许是从半年前他失忆开始，我曾生出一种很可怕的想法：希望元慎不要恢复记忆，生活一直像这样下去，有婆婆，老翁，他，我。

可惜他不仅恢复了记忆，还识破了我的谎话连篇，我不得已辞别老妇老翁，另寻安居之所。然而这变态竟在大婚值日将我抓过来，迟迟不肯杀我。

我突然想起一句歌词：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葬爱家族•紫菱 前来报道！

正想着，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踉跄着往前扑过去，为了不摔倒，我硬生生的跑了两米远才保持平衡。

门冷不丁被撞开，屋内的两人皆有些惊讶。

元慎和慕芊羽就这么看着我姿势诡异的闯了进去。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干笑着缓缓的蹲到在地上，动作僵硬的掏出腰间揣着的帕子擦了擦地。

「哈～没什么，就是看着这地板有点脏。」说罢，我煞有其事使劲擦了擦本就干净的地面，随后偏头看向罪魁祸首——冥夜。

「属下见她在门口行迹鬼祟」冥夜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开口道。

我无语：鬼祟个毛啊，还不是不想打扰你主子的好事！

一旁的慕芊羽则诧异的看像我，美眸睁大，语气里充满不可置信：「紫姑娘怎的穿着丫鬟的衣服？」

随即语气不忍的道：「君上怎么.....这般对待紫姑娘？当初也是多亏紫姑娘，芊羽的毒方得解」

「君上，不如让我将带她回曦微宫，好生照拂，妾定不会亏待她的！」

元慎打断她，语气难得温和：「不必！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

慕芊羽似乎还想说什么，最终作罢，临走前看向我的神色晦暗不明。

我低着头，努力降低存在感，继续兢兢业业的埋头擦着地板，突然一双勾着金线的玄色鞋闯入眼帘。

头顶传来阵阵低笑：「擦地？也就你能编出这样的借口」

我仰面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不是借口，我是真的热爱。」

「嗤，你还真是一次次让我对你改观。」他随即淡淡的说道：「既然你喜欢，就都擦了吧！」

我结舌，看了看这诺大的殿宇，果断改口道：「那还是算了罢！热爱也要有个限度。」

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斜勾嘴角，低笑一声，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回到案前。

「你过来！把这些东西都撤下去。」

「你不吃？」

似是嫌我话多，元慎颇为不耐烦的抬眼。

我自告奋勇的说道：「别呀，多浪费！你不吃我可以啊！」

元慎挑了挑眉，一副随便你的样子。

我乐呵呵的挑了一块糕点，放进嘴里，幸福的眯起双眼。

「就有那么好吃？」元慎一脸嫌弃的看着我。

我随手拿起一块喂到他唇边：「尝尝？」

他愣了下，反应慢半拍的张口，刚要咬下，糕点就被抽走，吃了个寂寞。

「手误，手误！」我解释道，说罢又将糕点喂过去。

元慎皱了皱眉，复又张口去咬。

糕点又被抽走。

我顿时笑得难以自抑，前仰后合。



元慎的脸黑了黑。

他大概没想到我杠铃一般的笑声能持续这么久，不禁扯了扯嘴角：「差不多行了」

我停止笑声，转头：「好的！」今日份快乐源泉已经充足。

他沉默半晌，眼神深邃：

「我的命是她给的，曾允她一诺。」

「她惟愿嫁于我」

「魔宗与仙门必有血战，她性子刚烈，到时誓必与宗门共进退」

「我娶她，一为打消她的顾虑，二为将她变成魔族之人，保她性命无忧。」

「我不曾碰过她一分一毫」

我狐疑的看着元慎：这孩子又抽什么疯？我拿的是可上帝视角，当然知道女主救过你，不仅知道，还比你知道的多！

「你跟我说.....干嘛？」

「我心悦你」他声音低沉清透，眼神里透露着认真。



「那我...谢谢你？」

「不用谢」

我一拳捅向元慎的腹部：「不用谢你还贴我这么近！这不是变态是什么！」

元慎吃痛下意识松开我，我当即就往殿外跑。

呼，方才心跳怎么这么快！

我敲了敲脑袋，不断告诫自己：色令智昏，色令智昏哪！

我摇了摇头，不作多想，朝前方走去，丝毫未注意到，那一角隐藏在暗处的流云裙。

待我走后，那裙角的主人自暗处走出，赫然是去二复返的慕芊羽。

此刻她指甲抠进掌肉里，紧紧的握着，直至丝丝的血迹晕出，眼中的恨意翻滚。

20.

三月廿七，各路妖邪倾巢而出，天下大乱。

「魔族.....魔族来犯！」玉清门中不知谁惊呼出声，众人闻声色变，眼中皆现出惊骇之色。

距离上一次正魔交锋，不过百年而已。

我在一处阴暗的柴房中醒来，手脚被紧紧的捆着。



「什么情况？我特么被绑架了？」我使出浑身解数欲图挣脱，结果都是功亏一篑。

「别挣扎了，弱水是挣脱不开的。」一道清丽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环顾一周，这才发现门口站着一道身影。

不过竟然是慕芊羽！

不待我疑惑，她便自顾自说道「正魔开战，如今你便是用来拖住元慎的棋子。」

「实话告诉你，那日我听到了你和元慎的对话」

说罢猛的转过身，眼神透着恨意，「我那时恨极了你！凭什么你可以那么轻而易举的得到他的心！」

「而我...」她自嘲一笑，「却要以死要挟，用最卑劣的方式逼他迎娶我。何其不公？」

慕芊羽抬起我的下巴，捏的我颞骨发疼，声音尖细道：「明明我才是他的救命恩人啊！当初那个小男孩说过，要允我一诺的！」

「倘若你不出现，如果没有你！」高厉的声音忽然停下，她呼吸一滞：「他会不会...喜欢我」

空气颤了颤，恢复一片宁静。

我一言不发。

难以置信，这本书的男女主都崩成了这个鬼样子！

我就想问一句，不弄死我地球就不转了还是咋地？怎么竟可着我一人造？



「你怎么不说话？」慕芊羽突然出声。

我抿了抿嘴，诚实的回应：「怕耽误你发表内心感想。」

她愣了一下，突然笑的诡异：「你说，若我与你一起被锁在诛仙柱上，元慎他，会选谁？」

诛仙柱？！

闻言我心下一惊，果然还是要来了吗？

我脸色霎时变了。

慕芊羽见我面色苍白，心满意足的推开门离开，临走前吩咐人务必看紧我。

三天后，元慎率魔卒攻上仙山。

整整提前十日。

我被压到了那高台之上，那诛仙柱上的龙纹缝隙里，皆是干涸的血迹，汇聚成一道道殷红的脉络，让人不寒而栗。

锁链捆住了我的双手和脖颈，勒的我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

一道道凛冽的风，刮的人皮肉生疼。

不一会慕芊羽被两名弟子带了上来，她脸上青紫，衣衫破烂不堪，青丝凌乱，乍一看情况好像比我还惨。

伤做得可真逼真啊，我想说，然而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来。三日未进食一滴水，我已经虚脱到说不出话。

她被压着胳膊，转头看向我，「好戏就要开始了。」

我的目光向远处看去。

模糊的视线里，元慎一身玄色战甲，墨发高高束起，眼神透着冷峻，位于千万大军之首，风猎猎作响，衬得他神色更加肃杀。

他抬眼，在昏暗的环境下，一眼看见高台上被锁着手脚形容狼狈的我，隔着千万人，遥遥的与我视线相撞，却忽然被隔断。

玉清派掌门谢玄一身道袍，眉宇间善恶难辨，浑哑的声音响起，略带威严，「元慎！你的大军倘若再前一步，我便即刻杀了这妖女！」

谢玄执剑抵在我的喉咙处，剑刃锋利，顿时划破皮肤，渗出丝丝血珠。我却浑身麻木，竟感受不到一丝疼痛。

目光触及我脖间一片猩红。

元慎瞬间杀意渐浓，声音冰冷的可怕。「你若敢动她，我便让整个玉清门给她陪葬！」

话音刚落，黑压压的魔族大军躁动起来，纷纷难以置信的看向他们所尊崇的魔尊。不敢相信他会因为一个女子大动干戈，杀气四溢。

「元慎，救我！」剑拔弓弩的气氛突然被一道细细的女子的声音打断。

是慕芊羽，此刻她正梨花带雨，近乎哀求的看向元慎。

元慎眸色黯了黯：「放了她们！」

「放了她们不是不可以，除非你交出阴石！」

「好」他淡淡的说道，仿佛阴石只是个没用的物件。

倒是一旁的冥夜，立即朝元慎跪下，肃声：「魔尊三思，那野心勃勃的道士手里已有阳石，如果把阴石给她，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薄唇轻启：「给他！」

「.....是。」

谢玄那到阴石，癫狂的笑了起来，「阴阳灵石合璧，我谢玄便是这世上唯一的强者，哈哈哈哈！」

「放了她们！」元慎眸子漆黑，又重复一遍道。

「你别急，这就把人给你，不过.....」谢玄阴恻恻的笑起来，「只能选一个！」

谢玄如今有了阴阳灵石，猖獗起来。周身的灵力瞬间暴涨数百倍，玉冠破碎，枯燥的头发四散，指甲变黑。

然而不像是修为飞升，反倒是像走火入魔。

元慎眼底愈发的阴森，煞气四溢，飞身掠过，与那谢玄混战在一处。

这是一场魔与魔之间的较量。

黑暗席卷了大地，元慎张开五指，凭空乍现一个黑色漩涡，逐渐变得巨大，带着凌厉打向谢玄。

谢玄控制灵力为屏障，阻挡住元慎的攻势，那漩涡飞快的砸到地上，地面顿时凹陷下去。

另一只手，施加灵力，化作千万把刀刃，铺天盖地的刺向元慎，不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一回合下来

元慎浑身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子，俊美的脸上渗出丝丝血珠，整个脸庞愈发显得妖冶，邪魅。

他嘴角带血，慢慢抬起头，浑身好像都变了。双瞳逐渐妖冶，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鬼，一把剑从身体内破空而出。

那剑一横空出世，便爆发出极其恐怖而强悍的力量，仿佛天生神力，在元慎意念的驱使下，破风斩云。

谢玄渐渐目露惧色，他从未见过如此邪门之物。

下一秒，那剑通体缠绕着耀眼的白光，破空刺向谢玄。

「噗！」鲜血抑制不住的从我嘴里喷洒而出，我感觉到我的身体被穿破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尼玛，我就猜会这样！



千军万发之际，谢玄拿我当了挡箭牌。

我低头，愣愣的看着那剑插在自己身上，连人带剑一起钉在诛仙柱上。

喉咙再次涌上一股腥甜。

毫不夸张的说，我的嘴现在就像开了闸门的水龙头一样，鲜血从嘴里源源不断的往下流。



怎么说？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吐那么多血。

彻底闭上眼前，我看到元慎发疯的冲向我，眼睛血红一片，目眦欲裂。

21.

我昏昏沉沉的醒来，头上顶着巨大的纱帐，四角坠着圆润无暇的珠子。

赤着脚走下床，正中央摆放着鎏金异兽纹铜炉，烟雾袅袅。四周弥漫着淡淡的的烟雾，恍如置身仙境。

「少辞，你醒啦！」

迎面跑来一个身穿青色纱衣的少女，拉过我的手，语气极为亲昵。

「少辞？」我情不自禁低声呢喃。

好生熟悉的名字.....记忆翻涌

是了，我便是少辞。

我本是一株桃花妖，三百年前历劫成功，飞升为仙，成为天宫内一众小仙中的一位。

犹记得历劫那日，天雷滚滚，我忙不迭化为原形，自地上破土而出。

总共九九八十一道天雷，尚未挨到一半，我的树枝便焦的不成样子，桃花纷纷扬扬的掉落，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朵。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时，一位身着玄衣的男子单手布下结界，引散天雷。

历劫结束后，我化为人身，本想要道谢，不成想竟步伐踉跄的倒在他怀中，鼻尖萦绕着清隽的香味。

我仰头盯着他

长眉入鬓，一双丹凤眼狭长诱惑，鼻梁挺直，俊美却不阴柔，漂亮禁欲的不像话。

这便是我对元慎的第一印象。

进了天宫后，我一直坚持不懈的四处打听，终于得知他乃是天族太子——元慎。

再后来，我偷看了司命星君替他写的历劫阅本，悄悄潜入下界，跟随元慎历劫。

现代的记忆是少辞的一部分，而我是完整的少辞。

22.

紫菱是我，慕芊羽真身乃瑶光仙子，谢安是度厄星君，赤羽则是益禄元君。

自我回到天宫后，慕芊羽，谢安，赤羽也紧接着历劫完毕。

唯独元慎，迟迟不曾归来。

赤羽对我说：你死后，他便失踪了。

我沉默良久。

我依旧做着我的逍遥小仙，虽然天宫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凡界的东西，我却过得很滋润。

甚至通过写话本发家致富，赚了不少法器，以及各类奇珍异宝。

其中最为畅销的便是《那些年我与天族太子不可说的秘密》以及《拯救偏执太子：我成了他的掌中娇》

元慎回来那日，我并没有像其他神仙一样，去迎接恭贺，而是一反常态的缩在我的仙宫里。

没别的，就是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面对他。

转眼间，距离元慎历劫归来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他却始终没有来找我的迹象。

我转念一想：也是！谁会在意历劫时的烂桃花呢？在天族太子的目录里，那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一段记忆而已。

看着我整日闷闷不乐，赤羽特意上门给我出谋划策。

「嫁给我」赤羽一脸认真的说道。

「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元慎对你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吗？你假意嫁给我，若他来，你便知他心中有你；他不来.....」

赤羽鼓起勇气「我是说如果，他不来，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

我愣了愣，不知该如何作答。

不过，我对这个提议确实心动了。

——

这天，我穿上织女特意缝制的金彩绣绫的大喜婚服，三千青丝绾做一个髻，头上插着双凤衔珠金翅步摇，长长的流苏随着动作倾泻，波光流转，漂亮极了。

我坐在镜子前，白芨替我画上精致的妆容，先是眉，在是口脂，最后带上一副精致的耳坠。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直接惊呆了！仿佛换了一个人般，美的不可方物。

赤羽派来的金翅鸟车撵早已在仙宫外恭候多时，我盖上喜帕，被人扶上位置坐稳，金翅鸟展翅，带动车撵划过天际。

我紧张的绞了绞衣角，身子全程紧绷，然而脑海中幻想的情节并没有出现，不免让我有些心灰意冷。

脑袋里正胡乱想着，车撵稳稳的落下，一双修长有力的手伸了过来。

我疑惑的盯着那双手：赤羽的手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骨节分明了？

没多想，搭过手下了车撵。

赤羽拉着我拐了又拐，终于在一处宫门前停下。

宫门前似乎有好多人的，祝贺声，道喜声不绝于耳，我的手被喜婆接过，牵着送进了屋子。

天逐渐黑了，正如我的心一片冰凉，元慎，终究是没有来！

泪水掉落在裙摆上，留下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

我猛的抹了一把脸，最终想通了！



一双手正欲掀开盖头，我不假思索的叫道：「赤羽！我.....」

「呵！」一声嗤笑传来。

盖头骤然被掀开，我的眼晃了晃。

「你可看好了，我可不是什么赤羽！」他咬牙切齿的说道，目光灼灼的盯着我。

眼睛缓缓适应光线，眼前这张脸也清晰起来。

丹凤眼，薄唇，高挺的鼻子，不是元慎又是谁？

我的眼睛顿时又有些湿润。

元慎看清我眼底的泪花后，略有些慌：「你哭个什么？该是我哭吧，我知道你要嫁给赤羽的时候，都快要发疯了」

他一身吉服，愈发显的神秀俊朗，双手忙不迭拭去我眼角的泪。

「我真想揍你！」

元慎笑了笑，好声说道：「以后时间多的是，现在，我们该干点正事了！」

说罢，薄唇堵上我，将我未说出口的脏话憋了回去，辗转反侧，极尽厮磨。

当日，太子抢亲的消息传遍天宫，所有人都在讨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值得太子不惜抢亲也要弄到手？

【正文完】

【赤羽番外】

初见紫菱，她一袭鹅黄色纱裙，梳着双发髻，头上带着小巧精致的蝴蝶步摇，言笑晏晏。

与她同行之人，名叫元慎，那是个足以让天下男子自行惭愧的谪仙一般的人物。

我紧张的问她，那男子可是她什么人？她笑着说，是她兄长，亲的！

直至今日，我都不知该如何形容那日的心情。

只知那一瞬，我的心像是炸开了烟花一般，双颊烧的厉害。生怕她看出什么，语气慌张的扯开话题，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好在她未做多想，我的心暂时安了下来。

我们一齐去寻蓝魂草，入夜逢一女鬼作祟，面色惨淡，七窍流血。

那女鬼修为颇浅，实在不足为惧。

我内心从容不迫，面上却故意显露出一副色惊的样子。她见我害怕，果然安心似的轻拍我的肩，随即上前查看。

女鬼蹿了出来，察觉到我的存在，颇有些忌惮。

我单手撑开剑鞘，露出寒光凛冽的剑刃，剑气逼人。那女鬼更不敢动了，像个鹌鹑似的缩了缩脖子。

趁这空档，紫菱一拳打了上去。

然后自信的回头看我一眼，我瞬间收起漫不经心的表情，换成惧怕的神色。

她眼睛亮亮的，红唇微张，声音如清风般温和，带着一丝娇俏：赤羽，乖！闭上眼睛。

我从善如流的闭上双眼，剑刃不曾入鞘，是以那女鬼不敢有什么动作。

不过我低估了紫菱激怒人的本事，那女鬼竟然突的发狂的扑向她，我心头一紧，忙不迭捏运风诀，束住女鬼的手脚。

再后来，她哥哥来了，见她撒娇一般的抱着他的胳膊左摇右晃，我也情不自禁的露出笑意来。

心中打定主意，待我回师门年满束发，行了冠礼后，便去向她哥哥提亲。

不曾想，自万鬼窟一别，便失了她的消息。心灰意冷下，我自请闭关，修习功法。

出关那日，魔族攻上了山，她被绑在诛仙柱上，脸色苍白，形容枯槁。

我发疯的跪在地上跪求师父，放过她。

师父一脚踢开我，大骂逆徒！命弟子将我捆起来。

随后，我眼睁睁的看她被剑穿破身体，鲜血自她口中喷洒而出，浸透了纱衣，红的刺目。

心中一阵无法言喻的生痛，那一刻，我好像失去了一切。嗓子上下翻滚，却断断续续组不成一个完整的音节来，只能发出呜呜的破碎的声响。

喉头忽的涌上一股腥甜，我无力的侧倒在地上。

视线里，元慎发了疯的跑向她，我却只能躺在地上，无力的望着她带血的脸颊。

她一定很痛吧！

我自行震破了经脉。

眼鼻耳处流淌下一抹温热，我想，我现在的模样一定很吓人，希望在阴间相遇时，可不要吓到她！

再次醒来，我成了益禄元君，也记起了许多过往。她是紫菱，也是少辞。

她骗了我，元慎不是她哥哥，而是她暗恋了百年之久的人。

无人知晓，在她初入天宫之时，我便和凡界的赤羽一样，对她一见钟情。

她满心只有元慎，而我满心都是她。

我终究是不忍见她难过，便想了一计帮她如愿，让她假意嫁于我。

我说：如果元慎心中无你，你可否考虑我？这一问话仿佛用尽了我一生的勇气，她缄口不答，我心下顿时明了。

成全她吧！成全她吧！我在心里劝自己说。

那一日，她凤冠霞帔，美的不可方物。

不出所料，元慎果然来了。

我揪着他的衣领，摠倒墙上，眯着眼威胁他：你若敢辜负她，我就算殒命也要让你好看！

他嗤笑一声，眼中夹着怒气：吾妻就不劳益禄元君费心了！

说罢便化作一团白雾消散。

我在原地伫立了良久，抬起袖子，看着这身上红的耀眼的金线勾勒的喜服，自顾自说道：紫菱，唯愿你岁岁朝朝，无忧无虑，笑靥依旧。

视线渐渐模糊，我笑了笑，转身而去。

——汝之笑如惊鸿般短暂一瞬，却似骤雨敲打秋荷；乱我心者，此生唯她一人而已。

最后，哪个小可爱没点赞？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